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滑
縣
年
畫
之
旅

沈泓◎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沈泓◎著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滑
县
年
画
之
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佳
出版单位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佳
出版单位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滑县年画之旅/沈泓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19-0485-0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年画-简介-滑县

IV. ①J21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632号

书 名: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滑县年画之旅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沈 泓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pd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82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485-0

定 价: 4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这些年，我走遍了除台湾的中国各省市地区，寻访中国古代的各大年画产地，行程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走出了一条中国年画之旅。对于自由行的爱好者，这是一条全新的人文之旅。

年画之旅的结果，是这套《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的诞生。丛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我寻找各地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各地民间年画艺人的叩访，以及各地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我的年画之旅中，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很多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年画生产鼎盛一时的产地，如红船口、夹江、扬州、滕州、柳州、黄陂、北京、无锡、磁县、樟树等地，已经找不到一个民间木版年画艺人了！

现存的年画产地也仅十多处，其中大部分地区仅一两个老艺人在印制年画，如南通、凤翔、聊城等地。老艺人一走，年画就会断流，即使是现在宣传较热闹的绵竹年画、武强年画、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平度年画，民间也只有两三家艺人在做年画。传统的年画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在现代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民间木版年画已成为濒危艺术。在笔者开始寻访民间年画的十年间，很多年画产地第一次去的时候，尚能见到年画和艺人，第二次去，已物是人非。年画和艺人都已随风飘逝，渺无踪迹。那时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如今，民间木版年画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民间年画的工程已在各主要年画产地启动，关注和传承民间年画艺术就是弘扬传统文化，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自命清高的人是不会喜欢民间年画的，他们会说它匠气和俗气。它真的俗气简单吗？在民间年画中，耐人寻味的寓意表象随处可见，每一幅画都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象征、隐喻、谐音、寓意，这些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核心元素，我们朝圣般虔诚膜拜的元素，我们苦苦跋涉了一圈也只抓到皮毛的东西，重新回到中国民间年画中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元素原来早已存在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年画中，遗憾的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年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来源和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寓意和说法，哪怕是衣服上最细微的花纹都有讲究，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隐喻和象征吗？西方人对此感到神奇而神秘，神往不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抛弃自己的博大神奇而求索别人表象的神秘呢？

正如在中国年画最初级最原始形态的纸马收藏中，不断有人惊呼“我发现了毕加索”“我又发现了凡·高”一样，在民间年画这一最成熟的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师的完美，还有灵感的源泉。因为它原本就源自泥土啊！而任何大师都离不开泥土！现代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泥土。最简单的，才是最丰富的；最俗气的，或许是最典雅的；同一个圆上，终点就是起点。

那么，让我们顺着圆的轨迹，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精髓，终结我们每日每时此时此刻各种徒劳无益的疲于奔命，回归起点，背起行囊，去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即将逝去的民间年画吧！

沈泓

注：本书中的年画全部为作者本人收藏的年画原作。摄影照片均为作者本人摄。书中未注明产地的年画均为滑县年画。

Prologue

In these years, I've walked two thousand miles around every province, city and region in China, except Taiwan to visit the major ancient origins of New Year Pictures in China. With the journey not less than the Long March, I firstly walked out a way for New Year Pictures in China. For the hobbyist of free travelling, this is a new cultural tou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New Year Pictures tour is this set of "Chinese Endangered New Year Pictures Pursuit", which truly records my journey of looking for New Year Pictures at poor fields and remote mountains, visit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rtis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endangered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form of reportage.

In my New Year Pictures tour, what makes me sad is that no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artist can be found in many origins, which were prosperous in Ming and Qing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Hongchuan, Jiayang, Yangzhou, Tengzhou, Liuzhou, Huangpi, Beijing, Wuxi, Cixian, Zhangshu, etc.

The existing New Year Pictures origins have only above ten regions, in which, most regions have only one or two old artist printing New Year Pictures, such as Nantong, Fengxiang, Liaocheng, etc. If these old artists pass away, New Year Pictures making would cease. Even for the present well advertised Mianzhu New Year Pictures, Wuqiang New Year Pictures, Kaifeng New Year Pictures, Zhuxian Town New Year Pictures, Pingdu New Year Pictures, there are only two or three artists. New Year Pictures are facing extinction.

Under the shock of modern and commercial tide, the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become an endangered art. In these ten years when the writer starts to look for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t the first visit, I could see New Year Pictures and artists in many origins, while at the second visit, I could not even find them, and there has not yet been the say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the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have becom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ject of rescu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has been initiated at main origins, caring about and inherit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re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common sense.

Haughty people do not like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nd they would say that they are craftsmanship and vulgar. Is it really vulgar and simple? In folk New Year Pictures, significant moral representations are visible everywhere, and each picture contains deep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Significant form, symbolization, metaphor and harmonic implication are core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 drawings, we try to grasp them but failed, and when we return to Chinese folk New Year Pictures, we find that these western modern elements have been existing in the nearest New Year Pictures for long time, and it is a pity that we could not see!

Each character in New Year Pictures has its source and story, each object has implication and statement, even the finest pattern on clothes, could it be such a hugest metaphor or symbolization? Western people feel that they are miraculous and mysterious, and why do we give up our own broad miracles, but pursue other's superficial mystery?

Just same as in the lowest-level and most primitive paper horse collection, people often cry out that "I find Picasso", and "I find Van Gogh again", in this most mature Chinese folk art form of New Year Pictures, we can find master's perfectness and inspiration source. Because it is just originated from earth! No master can leave from earth! Modern people return to nature, which is just to return to earth. The simplest is the most abundant; the most vulgar may be the most classic; at the same circle, endpoint is the start point.

Then, let us walk along the round track, follow the wisdom ess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end our ineffective labor, return to the start point, and carry the travelling bag to look for the lost folk New Year Pictures everywhere in China!

Shen Hong

Note: All the New Year Pictures in this book are the original work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all the photographs are taken by the author, and the New Year Pictures without origin marking are from Huaxian.



序 (英) /01

第一章 滑县年画的发现/001

第二章 田野找到韩建峰/022

第三章 李方屯村访艺人/040

第四章 众说纷纭探源流/055

第五章 诸神狂欢题材纯/070

第六章 透过宗教看神像/082

第七章 艺术浑然有大气/098

第八章 比较鉴赏现特色/111

第九章 著述传播扬画名/131

第十章 魏庆选和他的书/140

第十一章 历史悠久传说多/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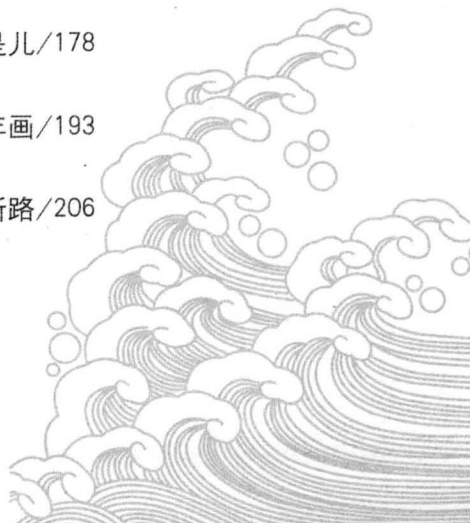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地方戏与戏出画/165

第十三章 民俗是母画是儿/178

第十四章 名胜古迹耀年画/193

第十五章 抢救保护探新路/206

后记/216



滑
縣
年
畫
之
旅
中
國
頻
危
年
畫
尋
踪

第壹章

滑县年画的发现

近年来，中国木版年画界沸沸扬扬，热闹迭出，精彩不断，其中媒体报道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是滑县年画的发现。

老实说，此前我已行走中国木版年画 20 多个产地，但并未听说有滑县年画，只知河南有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安阳年画、卢氏年画等。第一次看到“滑县年画”这个字眼，是在 2006 年 11 月 28 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河南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木版画品种：滑县木版年画》，全国众多报纸在此日刊登了该报道。

此后，又有诸多报道陆续在报刊发表，有些报道刊登了滑县年画的照片，如果说这些报道每一篇都吸引着我，那么，这些照片每一张都决定了我的滑县年画之旅成为必然。

► 新华社报道石破天惊

一切都充满了偶然性。如果没有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或许，至今滑县年画还仍养在深闺人未识。

而如果没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滑县年画之行，或许也就没有新华社的报道。

至今，我的年画资料库中，还保留着当日新华社对滑县年画的这篇报道，全文如下：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7 日电（记者桂娟）继开封朱仙镇、天津杨柳青等我国五大木版年画后，河南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木版画品种——滑县木版年画。

11 月 25 日，正在此间参加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经验交流会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同专家专程赴滑县慈周寨乡前二村实地考察后认定：滑县木版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被发现的一个新的木版画品种，



如其在上



如在其上局部之玉皇大帝

对研究我国木版画的历史、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滑县木版画创立于明朝初期，由于诸多因素，主要产地集中于滑县慈周寨乡前二村一带，由于对传承人要求严格，几百年来制作技艺均由韩性男子继承。

滑县木版年画一直坚持手工制作，人物造型粗犷夸张，线条刚劲有力，构图对称均衡，颜色艳丽。在形式上，滑县木版画除了年画外，还有家族族谱、中堂、对联等表现形式，反映了当地群众独特的风俗习惯。在内容上，滑县木版年画多取材于佛、道、儒人物、各个行业所供奉的诸神等；木版画则以人物、神话、典故、吉祥物等为内容。此外，滑县木版画对联中有不少文字，至今尚难破译。

专家们认为，除了制作工艺相近外，滑县木版画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独树一帜，它的内容蕴涵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反映了农耕文明时期的民间信仰，自成体系。



保家奶奶

报道中将滑县年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定“滑县木版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被发现的一个新的木版画品种，对研究我国木版画的历史、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后来的相关报道和文章，更加强了这种认定。如冯骥才认为：“它是中州大地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河南民间文化抢救的重大成果，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贡献。”

还有的报道中称：“这个古年画产地以其题材丰富广泛、艺术体系独立，应用民俗独特，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美术学等价值，终于在去年被重新‘发现’。”

► 滑县年画的发现过程

关于滑县李方屯年画的发现过程，一些媒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报道。

滑县年画的“发现”，最初源起于滑县当地。2006年初夏，滑县慈周寨乡李方屯村村长韩建峰拿着一卷年画，和慈周寨乡一位领导，走进滑县文化局局长魏庆选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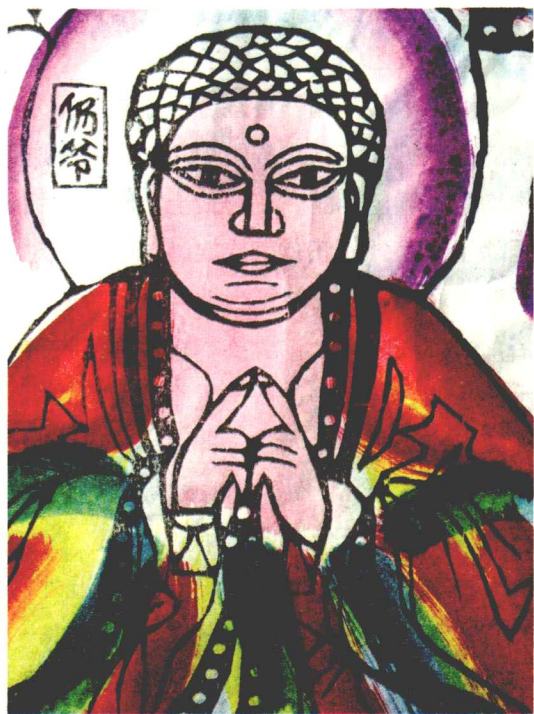
魏庆选凭职业敏感，感到这些年画意义重大，他很快联系上素昧平生的冯骥才。

媒体中介绍说，魏庆选是通过网络查询到冯骥才的电话，从而联系到冯骥才的。我就此采访魏庆选时，魏庆选电话中对我笑道：

“我是怎么联系到冯骥才的？真实的情况以前所有媒体都没有写出来。实际上是韩



如来佛



佛爷



灶神。朱仙镇年画

建峰和慈周寨乡的领导把年画拿到我这里后，我感到这些年画和国家正在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但我没有把握，就到网上查询，并不是一下子就查到冯骥才的电话，而是查询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电话。”

魏庆选打电话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反映了滑县这批年画的情况，希望他们来滑县鉴定这批年画是否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电话中回答说，省里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滑县离省城更近些，建议魏庆选先将这些年画



诸佛

拿到省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看看。

魏庆选通过咨询，了解到河南省确实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挂靠在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于是，魏庆选约上慈周寨乡的领导和韩建峰，一起到省城，找到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协秘书长、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夏挽群等专家看了这批民间年画后，都觉得这些年画不错。

魏庆选问：“能够确定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夏挽群回答说：“要等国家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来确定。”

魏庆选回到滑县后，天天等着国家级专家来鉴定，专家一直没有音讯。魏庆选是军人出身，做事风格雷厉风行，他觉得要等，专家都忙，等到什么时候尚难料定。他等不及了，想到夏挽群等向他提到的冯骥才、王树村、薄松年等几个年画专家，其中他熟悉的是冯骥才。

“于是，我通过县文联这条线往上查，最终查到了冯骥才的手机和电话。”魏庆选对我说。



丛林遮蔽、野草深埋、宁静又安详的画一般的古村落



天地正气·72像。濮阳年画

冯骥才是如何看待李方屯年画的呢？在他后来写的《豫北古画乡发现记》一文中，详细地记载了他的发现心路：

“在纷忙又焦灼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中，所碰到的最大的快意便是忽有意外的发现。这发现，或是突然碰到一样先前不曾知道的美妙的遗存，或是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遗



如其上·四像·内黄年画

产被发现了，此刻，犹如奇迹来到眼前，心中的惊奇与欣喜无可名状，眼前如光照般的明亮，一切纷扰与困顿不复存在。于是，我会情不自禁地骄傲地重复起关于中华文化遗产的那句不知说了多少次的话：‘我们不知道的远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今天，我又脱口说出这句话来。因为，在身处中原腹地的豫北的滑县，发现了木版年画产地。”

根据冯骥才文章的记载，初闻此事，他不相信。是河南民协秘书长夏挽群，把滑县年画消息告诉了冯骥才。尽管冯骥才相信夏挽群的话，但冯骥才对“发现年画产地”还是起疑。

因为冯骥才知道，早在半个世纪前（20世纪50年代）对年画的调查中，所有年画产地就已经历历在目。“甬说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武强这些声名赫赫的大产地，就是一些作坊不多的用木版印画的小产地也都记录在案。哪还有一直深藏不露者？50年来从未听说哪里发现一个新的年画产地。”

2003年全国木版年画考察展开后，很多不知名的地方都有发现精美的古画版的信息，但大多只是一些久弃不用的历史遗物，早就没了传人，“如果说什么地方还有一个独立的活态的年画产地，几乎不能置信。”

冯骥才想到了开封朱仙镇年画，又想到了从开封朱仙镇年画分流出去的一条支脉三门峡五里川镇的“卢氏木版年画”。其实，卢氏木版年画几乎与开封朱仙镇年画一模一样，且五里川镇的“卢氏木版年画”远在数百里外的豫西南，尚与开封朱仙镇年画为同一血缘，难道相距不过百里的滑县反倒是一个例外？

这样想来，见多识广的冯骥才想：“如果滑县木版年画



梦中的村落——李方屯

真的是开封年画的一个‘近亲’与分支，同属于一个文化与艺术体系，其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

冯骥才又想起，他在审阅《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开封年画卷》时，从一篇普查报告中看到过一段关于“豫北民间神像木版年画”的文字，提到过滑县、濮阳、内黄一带历史上都有过用木版印刷神像的历史，这些画版是不是从开封朱仙镇弄去的呢？

当时，冯骥才正在为抢救古村落而四处奔波。“就在这些‘超大型的事’一桩桩压在肩上时，心中未有忘却那个隐伏在豫北的蒙着面纱的画乡。”

冯骥才在地图上找到滑县李方屯的位置，发现它身处四省之间，其上是河北，其左是山西，其右是山东，正好是东南西北——中！

根据冯骥才多年在各地普查的经验，凡是省与省交界的地方，历史文化都保存得较好。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行政与经济开发的“力度”都不易到达之处。

在这期间，只要一想起这个听来的古画乡，冯骥才就会幻想出一个丛林遮蔽、野草深埋、宁静又安详的画一般的古村落。

想象中的东西最美，滑县李方屯年画深深地吸引着冯骥才。一天晚上，冯骥才竟按捺不住如痴如醉的想象，画了一幅《梦中的村落》。就在这时，冯骥才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正是魏庆选，他向冯骥才反映了这批滑县年画的情况，希望冯骥才来看一看。冯骥才日理万机，当然没有时间马上到滑县，他想看画。

► 冯骥才激动了

2006年7月24日，魏庆选与慈周寨乡乡长马凯、前二村村长韩建峰来到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拜见冯骥才。

冯骥才在《豫北古画乡探访记》详细记述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当个子高高而文气的魏先生和他的同伴来到我天津大学的研究院，把一大捆画放在我的桌案上，向

我递名片寒暄之时，我已经急不可待地频频把目光投向那捆画上。”

冯骥才已经顾不得说客套话了，大声说：“先看画吧！我已经忍不住要看画了。”

屋中的人都笑了。冯骥才诗意地描述道：“解开细细的麻绳，画儿随着画捆儿渐渐展开，一股清新而奇异的风从中散发出来。这风好似从犁过的大地的泥土里、草木又



魏庆选（右）拜见冯骥才，在冯骥才办公室向冯骥才汇报后听取冯骥才的意见（魏庆选供图）



观音

湿又凉的深处、开满山花的石头的缝隙中吹出来的。同时这气息又是新鲜的、新奇的，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各种各样的神仙的面孔，不少是陌生的；那种配着对联和横批的中堂，几乎很少被别处的年画使用。这些年画展现在冯骥才的眼前时，“绮丽又雅致的色彩，松弛的类似毛笔的线条，特别是写意般平涂在六尺大纸天界众神上的朱砂，便使我感到，这样风格的年画前所未见。令我惊异的是，这里竟然丝毫找不到开封年画的痕迹。它究竟是怎么一个村落和产地呢？”

冯骥才看完年画，激动了，他当场表示可将滑县木版年画收入他主持编撰的《中国木版年画》丛书，并爽快地接受邀请，愿前往滑县实地考察，“急不可待要跑一趟豫北了”。

在魏庆选后来写的《滑县木版年画》一书中，也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会面：

“7月24日下午，我带着慈周寨乡乡长马凯和农民韩建峰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如约拜见了冯骥才先生。简短的寒暄之后，我把一卷木版年画摆在冯先生面前的地板上，并为冯先生一一展开。冯先生对十多幅年画一一审视后兴奋地说：‘有价值，有特色。’冯先生问滑县在哪个位置，又问离开封的朱仙镇有多远，又问我们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销量如何。听过我们的介绍后，冯先生流露出好奇的神色，说：‘想不到滑县离朱仙镇这么近，画的风格居然相差这么大。’”

尽管疑窦丛生，冯骥才仍信其有，“确信它是迄今未被世人发现的民间古版年画的遗存”，所以他才决定实地考察，撩开滑县木版年画的神秘面纱。

冯骥才在《豫北古画乡发现记》中写道：“此时此刻，这个画乡好比田野里的天堂。”



元始

► 雨雪中的考察

2006年11月初，首届全国木版年画联展研讨会上，河南发现滑县木版年画首次披露，并进行了展示。

2006年11月15日，魏庆选突然收到冯骥才发来的手机短信：“我25日去郑州会访滑县。”

11月25日至27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经验交流会暨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冯骥才需要出席。这个抢救经验交流会，冯骥才要解决一系列亟待面对的问题，如全国年画普查工作一些落后省份的困难、豫西剪纸普查成果的鉴定、全国陶瓷普查以及古村落普查的启动等事。但他最迫切地是想寻访那个未知的年画产地。

魏庆选与河南省民协主席夏挽群谈及此事，他们都估计冯骥才可能会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借着到安阳参观殷墟的机会，顺路前往滑县。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5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冯骥才就提出当天下午去滑县。

冯骥才在《豫北古画乡发现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午饭后上了车，雨反而大起来。有一阵子车盖上的雨竟然腾起烟雾，车窗被雨珠糊满了。我心里默默地祷告着，不断地念着一个字：停，停。”

当时，寒风搅着雨雪在中原大地上已经肆虐了3天，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道路结冰，行车困难，但冯骥才来滑县，就是这么急迫，这么坚定，似乎要与雨雪抗争。



托天母

魏庆选在《滑县木版年画》一书中记述道：“我们既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急切，更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坚定，因为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冷风搅着雨雪在中原大地上已经肆虐了三天，郑州在下，滑县也在下，而且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寒风凛冽，道路结冰。郑州到滑县有150公里路程，这样的天气长途行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然而，冯先生真的来了。”

11月25日下午，在严寒雨雪中，冯骥才带着专家考察队伍，自郑州出发，到郑州接冯骥才的魏庆选的车走在最前面，作为向导，带着一个车队开往滑县，对年画产地进行考察。

冯骥才在苦雨中走进了他梦中的画乡。

魏庆选在《滑县木版年画》书中描述：“李方屯前二村进入我的视线时，我就感受到这个偏僻的村子已经沸腾了。前二村正在修街里的路，汽车只得停在村外三百多米的路口。车没停稳我就先下了车，赶紧喊着慈周寨乡的领导为冯先生拿雨伞雨靴。我问马凯乡长雨靴是多大号的，马乡长说是44码的。没想到冯先生一听是44码的，就说穿不上，他平常穿46码鞋。这使我突然感到很窘迫，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街里的路都给翻起来了，现在是一摊泥一坑水的，不穿雨靴根本就没法进村。”

冯骥才看到魏庆选为难又尴尬，就笑着说：“没事，你给我找两个塑料袋子就行了。”

魏庆选记录：“哪里还能等得及回村里找塑料袋子？正不知所措，忽见一个人抱了两双新雨靴，雨靴上都套着塑料袋子。我灵



郑官



红君老祖又名红山老君